

人
生
·
人
格
·
人
品



列

市场经 济 与人 生

● 韩东屏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市場經濟 與人生

◎ 余英時

◎ 余英時著
◎ 余英時編

◎ 余英時著
◎ 余英時編

人生 · 人格 · 人品 系列



市场经济与人生

韩东屏 著

顾 问 陶 德 麟
主 编 李 步 楼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经济与人生 / 韩东屏著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98.
ISBN 7—216—02385—4

I . 市…
II . 韩…
III . 市场经济—影响—道德规范
IV . 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149 号

人生·人格·人品系列

市场经济与人生

韩东屏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行: 邮编: 430022

印刷: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3 千字 插页: 5
版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140 定价: 9.00 元
书号: ISBN 7—216—02385—4/B·121

目 录

一 江湖·商海·游戏·人生

(一)人在江湖.....	1
(二)游戏与人生.....	3

二 人性判断

(一)人性与社会规则.....	7
(二)匪夷所思的结局	10
(三)筑坝截流还是引渠放水	14
(四)“自利”不等“自私”	18
(五)引水之渠与拦水之坝	23
(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7

三、个性空间

(一)个性:单一化好还是多样化好.....	32
(二)个性与自由	35
(三)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自由	41
(四)自由的重负	46
(五)自由的悖论	50

(六)自由的享有和创造	54
(七)自由的限度	58

四 人格基石

(一)平等与尊严	63
(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	67
(三)从“终点平等”到“起点平等”	71
(四)金钱与尊严	74

五 行为主弦

(一)竞争与资源配置	80
(二)不可能没有竞争	83
(三)竞争中的善恶判断	87
(四)竞争法则与人道	92
(五)强者风范	94
(六)竞争境界	101

六 他我互动

(一)契约化:人际关系的一种新色彩	107
(二)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	111
(三)“以利相交,利尽而疏”	114
(四)利他主义的价值与空间.....	119
(五)他人是什么	123

七 职业寓所

(一)选择集体的考虑.....	128
-----------------	-----

(二)面对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不必感伤.....	133
(三)先契约后道德.....	138
(四)集体主义问题.....	143

八 人生舞台

(一)舞台为人设置.....	149
(二)改造社会是人生价值所在.....	153
(三)追求理想社会的思路.....	156
(四)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偏颇.....	161

九 消费方式

(一)从“反复使用”到“不断求新”.....	167
(二)高兴之余的反思.....	172
(三)梭罗的启示.....	177
(四)重新审视传统.....	182

十 伦理理路

(一)市场经济与我们的道德生活.....	186
(二)道德值多少钱.....	191
(三)角色伦理.....	194
(四)效益原则与伦理原则.....	200

十一 精神家园

(一)精神生活中的三种现象.....	205
(二)超越商海.....	208

一 江湖·商海·游戏·人生

(一) 人在江湖

我有个朋友，本来在一所知名大学教书，模样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十余年下来，桃李成行，著述累累，已是成绩斐然。大家都以为，他将如此走下去了，孰不料后来忽然听说他下了“商海”，而且一下就当了一家不小的公司的“老总”。过了些时与之偶遇，闲谈之中，问其“下海”后的感觉如何，只见他长叹一声，说出四个字——“人在江湖”。

“下海犹如闯江湖！”自那以后，他的那句慨叹就时常萦绕在我的脑中。

“人在江湖”是句老话了，其实它还有个关键的下半句，叫“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以往多出自武士侠客、艺人浪者之口，说的是武林有武林的规矩，梨园有梨园的方圆，一个人一旦入了武林或梨园的门儿，就得严格按照其中的规矩方圆、习俗惯例行事，否则就无法在里面站稳脚跟，就算站住了，也终生难成大气候，充其量做个随从或跑龙套的而已。

武林梨园的规矩方圆比较特殊，不与常人社会相通，往往

自成体系，这与武士侠客、艺人浪者走南闯北、漂泊江湖的生活方式有关。譬如，你要以四海为家，就得讲义气，讲“四海之内皆弟兄”；你要走到哪儿都打得开场面，混得到饭吃，就得练硬功夫，起五更爬半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还有，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飘无定所，所以内部出了麻烦纠纷一般也并不诉至官府，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程序了断。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武林梨园就成了社会中的社会，人世间的“江湖”。

既然武林梨园中人的“身不由己”，是由他们特殊的规矩、特殊的生活方式所致，那现代商人的“身不由己”，也只能是出自与之类似的原因了。于是我终于听懂了那位朋友言犹未尽的意思，他无非是说，商海也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也有自己的规矩方圆、生活方式，一旦下海弄潮，就不得不改变自己，不得不在商言商，赚钱盈利，斤斤计较；不得不言善变，伶牙俐齿，虚虚实实；同时还得入乡随俗，学会西装革履、腰别BP机、手提“大哥大”的自我包装和觥筹交错、轻歌曼舞的交际方式……反过来说，如果他还保持着他原来的书生气和文人习性，他就根本不可能融入商海这个现代社会的江湖，做好生意，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

其实，何止现代商人要身不由己地改变自己？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将我们呆惯了的计划经济的沙洲湮没之后，谁又能逃得脱它的冲刷？在经济的市场化嬗变已经演化为整个社会的转型之际，谁又能跳得出市场的界外？在市场原则、市场竞争、商品交换、商业行为犹如带着腥味的海风浸透弥漫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时，谁又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不是都要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人生、重新认识自己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来我们大家都是不分彼此地“人在江湖”、“人在商海”、人在市场经济社会，都要“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陌生的“游戏天地”，都要“身不由己”地去熟悉和学习市场经济社会的游戏玩法和游戏规则，至于是不是还要“身不由己”地改变自己，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那就要看每个人对游戏本身有什么样的理解与喜好了。

我不知道别的人会有何想法，只知道我的那位朋友说过，他虽然有信心成为一个好商人、好企业家，但并不准备在自我包装和生活方式上与那些“老总”、那些“大款”看齐。不过这些年我还没有再见到他，他是否仍然布衣素食，仍然反感灯红酒绿、歌舞桑拿，尚无从得知。

(二) 游戏与人生

把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叫做“玩游戏”，难免让人想起“游戏人生”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又总给人以玩世不恭之感。不过仔细想一想，人生也确实与游戏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一般不把演戏当作游戏，而是称为艺术，但演戏在本质上与女孩玩的扮演父母“摆家家”、男孩玩的扮演好人坏人“打仗”的游戏并无两样。既然如此，为什么演戏的可以郑重宣布“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而踢球的不可以说“球场小社会，社会小球场”，下棋的不可以说“棋枰小社会，社会小棋枰”呢？

再说游戏又何尝不是艺术？且不说体操、溜冰之类玩技本身就是艺术，就是对抗性极强的游戏，玩精了就是艺术，就有美感。不是说巴西足球是“艺术足球”吗？甚至那些特呆板的

游戏也有艺术。下围棋的人都知道，下棋要讲究棋型的好看，也知道大竹英雄、武宫正树、马晓春是棋界的“艺术流”。

当然，类比就是类比，演戏与踢球、下棋再相似，也不等于人生如游戏。

那么，游戏究竟是什么？

《辞海》中说：“游戏是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一般都有规则。”外国人的学术著作说：“游戏指的是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受一定规则支配的竞赛性事件。”两种说法虽表述不同，但大体上都认同了游戏的“三性”，这就是它的竞争性、规则性和娱乐性。比如足球，有关参赛人数、场地大小、身体什么部位可以接触球、什么叫合理冲撞、什么叫越位、什么情况下出示红黄牌的种种规定，都是其规则性的体现；而两队相遇都想获胜，于是拼命进攻射门、竭力防守堵截，则是其竞争性的体现；至于娱乐性更好理解，我们只须从进球后场内进球方队员的欢腾跳跃和场边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声中，就能窥豹一斑了。

现在再来看人生。人生于社会，长于社会，也竞争于社会。有人争名，有人争利，有人争权，有人争机会，有人争事业，有人争创造，有人争贡献，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而社会的制度、体制、法律、政策、纪律、规范、习俗等等就是人生竞争的规则，它告诉我们应当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准干什么。如此这般，人的一生不就等于是社会这个大游戏场中玩竞争游戏吗？

当然，人生的竞争可并不是为了娱乐，但玩游戏的、玩体育的就真的全是为了娱乐吗？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人是想借此混碗饭吃，有人是想从中赚钱，有人是想得金牌，有人则仅仅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技能与智慧，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

以偏概全，将娱乐性界定为游戏的普遍秉性呢？又怎能以此将游戏与人生区别开来呢？实际上，就是真正想以玩游戏为娱乐的人也未必能如愿以偿。当你想踢场球、下盘棋来找乐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你或者会为输球心里憋气，或者会为一步臭棋后悔不迭，这种无乐可得的概率，仅从输赢角度算就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所以想借游戏找乐的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得到乐，倒是那些没有任何倾向性的旁观者更容易从他人的游戏中寻到快乐。

当然，人生也不全是或仅仅是竞争，竞争之外，还有好多非竞争性的生活内容，随便说一下，就有读书看报、旅游观光、花前月下、居家过日、交朋结友等等，可游戏其实也并不都是竞争性的呀，“摆家家”没有竞争性，跳绳、跳橡皮筋没有竞争性，转呼啦圈、扭秧歌没有竞争性，“占卦算命”的纸牌游戏也同样没有竞争性……因此这里所谓人生如游戏，主要是指人生也要像玩游戏一样，知道有哪些游戏规则，知道该怎样玩。

既然人生如游戏着重是在规则的意义上说的，既然社会规则如游戏规则，那我们就应该知道：社会转型就是人生游戏规则的大改变。人生游戏规则的大改变可不是一件能够等闲视之的小事。连国际足联提出要改个球门的尺寸就吵得沸沸扬扬，博士曼向欧盟告欧洲足联一状就让整个欧洲球界惶惶不安，而改变社会整个规则体系的事还能小？要知道，它将意味着我们原先积累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可能不再有用；它将意味着我们一向擅长的那些人生“竞技”可能不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它还意味着，我们要想继续“玩好”人生的游戏，就必须重新开始，尽快弄懂和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尽管人生与游戏如此相似，但人生仍然不就是游戏。

第一个不同是，生活是现实的游戏，而游戏只是虚幻的生活。游戏不是真实的生活，最多只是对生活的模拟。游戏最初就产生于对生活的模拟，当原始人围着篝火即兴模仿围猎的情境跳起来时，人类最早的游戏就诞生了。人生最初的游戏也是典型的模拟，“摆家家”是对家庭生活的模拟，“好人坏人打仗”是对战争生活的模拟，至于象棋起源于古代的两军对垒之说、足球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之说，也都说明了人们借游戏表达生活、表达人生的初衷。但生活却不容模拟，要说它是游戏，也是没有任何虚幻性的活生生的游戏。

第二个不同是，游戏可以跳出，而生活却无法跳出。我们可以随时玩游戏，也可以随时不玩，再好的游戏也有玩腻的时候，而不玩游戏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妨碍，可我们却不能不参与生活，即使已经感到疲惫、感到麻烦也不能，除非选择死亡。唯有死亡可以让我们跳出生活的游戏。所以游戏总是一时的，而生活则是一世的，要说人生如游戏，也是一个不容商量就得毕生都在其中参与的游戏。

第三个不同是，游戏是可以重复的，而生活却不能重复。一盘棋下输了，摆好棋子，又是势均力敌的一盘棋；一场球打败了，隔日再来，又从0：0开始……但生活的游戏就没有同样的起点，败者的起始条件将下降，胜者的起始条件会升高，每一轮竞争下来，都有不同的起点。

人生与游戏的这三个“不同”，传达给我们一个同样的信息：相对游戏，人生要沉重得多，严肃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能视人生如游戏。

二 人性判断

(一) 人性与社会规则

有些话题，从古说到今，解说的方式越来越多，引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虽然总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每个时代的人还是要义无反顾地不断加入到解说的行列中来，提出自己新的解释。

人性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比如“人性是善是恶”就是一个千古聚讼的疑案。有人说“人性本善”，有人说“人性本恶”，有人说“人性无善无不善”，有人说“人性善恶混”，还有人说“有人性善，有人性恶”，后来又有人说“性善情恶”，又有人说“性善气恶”；其中，有人追溯到人性来源，说“人性之善恶在天”，有人则说“人性之善恶在习”……总之，尽管几乎所有可能给出的答案都齐备了，可后人还是感到茫然，无所适从。

到了近现代，老的人性问题尚未搞清，新的人性问题又被纷纷提出。如：人是感性的动物还是理性的动物？人的本质究竟是意识、语言、文化、劳动、实践、创造性、能动性、主体性还是其他的什么？需要是不是人性的构成，包括哪些内容和层次？等等。

为什么人类会如此热衷于探讨人性这个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作衣穿的玄虚问题？省点儿精力干点儿实事不好吗？

其实人性问题虽玄却不虚。它的实用性至少屈指有三：一是认识自己的需要；二是发展科学的需要；三是组织社会的需要。第一种实用性无须多讲，人如果连自己的本性都不清楚，又如何能真正地认清自己？

第二种实用性中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人文科学，因为许多人文科学的基本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人性论作为前提的。像家庭、私产、阶级、国家、法律、道德、文化这些东西，它们最初是怎样出现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伦理学和文化学中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回答就免不了要借助于对人性的判断。例如私产、国家的起源问题，有人说是因为人性自私之故，有人则从人性本善或人性本空出发，将其归因于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再如道德乃至文化的本质，有人以人的主体性为据，将其解释为适应人的需要的人类创造物；有人则以人的受动性为由，将其理解为一种塑造人、约束人的外化力量。大约正是这些原因吧，所以英国哲学家休谟在 200 多年前就说：“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关。”

第三种实用性的实际意义就更大了，它是说社会的规则设计、制度安排全都少不了要先对人性作出判断。换句话说，对人性的不同认定，将导致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规则设计与制度安排。

我们先来看一个宏观制度安排的例子。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许多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之一就有对人性的看法。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它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开始赎罪的教义故事出发，认定人生而有罪

(人性恶),人人不可靠,不可信,于是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开始,就有了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即元老院与军事首长间的分权制衡),并由此渐成传统,最终演变为现代民主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相信“人性本善”、“人人皆可成舜尧”,于是对人报以善良的期待,尤其是对出身不凡的“真龙天子”更是信任有加,企盼有加,结果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高度集权专制的社会制度。

再来看一个微观制度安排的例子。企业管理是个典型的微观制度安排问题,透过管理制度在国际范围内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它简直就是一个对人性看法不断改变和完善的过程。最初,企业管理者(资本家)仅仅将职工当做机器的附庸、生产的活工具,因而他们对职工实行的是一种严加防范、严加管束、强迫职工拼命干活儿的非人化管理方式。此后,企业管理者又把职工看作只知干活挣钱和只有物质欲望的“经济人”,开始在严加管束中增添一些物质刺激的规则和内容,希望职工能由此主动工作。20世纪30年代时,行为科学发现金钱并不是影响职工生产成效的唯一驱动力,职工的思想和情绪往往有更直接和更大的影响,于是专职的企业管理者将职工看作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有着不同的需要与情感的活生生的“社会人”,并着手设计建立还能满足职工思想、情感需要的规则和机制。到了七八十年代,企业管理理论更进一步认识到,职工不仅是社会人,而且还是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生活准则、理想人格及荣辱感、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化人”,他们既是企业生产的主体,也是企业文化的主体,从而提出要建立高度重视人、尊重人和大力培养职工文化素质的企业制度。

当然，实例再多也不等于普遍。

可是人性判断的确是组织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许多时候，我们在社会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似乎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性的判断，可是只要我们从规则的实质往前推，就总能发现它的人性前提，就像我们从分权制衡中看到了性恶论，从集权制中看到了性善论。尽管各种诸如分权、专制之类社会规则的出现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少不了对人性的判断则是千真万确的。

既然不同的社会规则意味着不同的人性判断，那么不同的人性判断也将带来不同的社会规则。准确的人性判断引出的是合乎人性发展，使人感到舒畅幸福的社会规则，荒谬的人性判断引出的则是违背人性，让人深感压抑与痛苦的社会规则。由于直到今天，人类对人性的认识仍是扑朔迷离，疑点甚多，尚无定论，所以即使在人的价值普遍得到承认的今天，我们所能得到的社会规则，也只能是较为合乎人性发展的社会规则。

（二）匪夷所思的结局

我们已知，每种社会规则体系其实都有它的人性判断前提。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如此。它的人性前提就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自利人”假设，有时也称“理性人”假设。这个判断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将以自利人为对象来设计规则。

那么什么是自利人假设？它是指：每个人、每个企业，当其面对多种行为选择时，都会在社会既有的约束条件下，通过理性的计算，而选择那种对自己来说，能获得最大利益的行为。